



征 途 新 曲

革命故事集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征 途 新 曲

革命故事集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征 途 新 曲

革 命 故 事

*

江 苏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武 进 县 印 刷 厂 印 刷

1977 年 6 月 第 1 版

1977 年 6 月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100·204 每 册 0.31 元

目 录

- 扁担和喇叭·····施伯冲 (1)
- 店堂哨兵·····秦苍武 (13)
- 瓦匠新风·····江博谷 (26)
- 劈风斗雨的人·····顾惠良 (37)
- 征程新曲·····沈俊鸿 (49)
- “冲锋号”·····王中华 (59)
- 稻花香的时候·····孙剑影 (70)
- 毕业后的考试·····陆顺英 (83)
- 新来的组长·····花泽炜 (91)
- 斗潮闸·····刘殿学 (100)
- “高班长”·····韦 林 (110)
- 水乡新田·····艺 欣 (122)
- 春柳吐翠·····秦南文 (133)
- 老棋手的秘诀·····石太原 (142)

扁担和喇叭

施伯冲

八月上旬的一天中午，海堤外的沙滩被呼涌而来的潮水吞噬了。没有竣工的海堤前，更是水柱四溅，涛声如雷。

离海堤不远的一幢瓦房里，长征公社党委副书记梁克民站在窗口，左手捏着张纸，右手握着只半导体喇叭，凑在嘴前对着工地喊：“请一工段的排长立即到指挥部来！”连喊三遍，竟没有个人影走过来。他焦急地望望工地，看看墙头的日历牌，最后眼光落在手里的气象预报上，觉得上面的每个字都带着风浪的呼啸，劈头盖脑地朝他迎面袭来。

他想，据海洋观测站预报，本月中旬有一次大潮汛，海堤必须抢在大潮汛前全线合拢。否则，已经修筑起来的海堤将被大潮冲垮，整个工程就会前功尽弃。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工段工程进展情况不快，连续两天没有完成规定的土方。这样下去，叫他老梁拿什么去向县里交帐呢？老梁两条眉毛打了个结，两手反剪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心里埋怨着：“党委书记金益群怎么到现在还不来，这么大的工程不放在心上，简直是开玩笑！”想到这里，他走出门，提着那只半导体喇叭到工地上去了。

“喂！喂……”老梁提着喇叭在工地上跑来跑去地喊着。他平时下去也喜欢把这玩意儿带上，遇事就唧哩哇啦地喊一

通。所以，群众送他个外号：“喇叭书记”。

长征公社的地段在海湾的一个拐角里。远远望去，海堤象被谁拦腰砍了个口子，可以看到波涛澎湃的海水。大堤内，公社的早稻已经成熟，秋风起处，金浪拍天。这辰光，那条从堤内通向海堤工地的大路上，走来一位头戴草帽、肩挑担子的人。民工们老远一看，就纷纷喊道：“呵，我们的扁担书记来啦！”来人正是公社党委书记金益群。他自五·七干校回来，听了工程进展情况以后，便安排好堤内工作，操起根桑木扁担，挑着两桶开水和行李，一脚来到了工地。金益群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，三十出头年纪，宽阔开朗的脸膛黑里透红，聪颖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，右肩窝里隆起一团馒头状的疙瘩——那是被扁担压出来的标记，更显得健美结实。金益群把水桶在地上放平稳，嘴里和大家打着招呼，紧紧地握着一双双带茧发热的大手，然后把行李卸在一边，搬出几只大碗，把水桶盖打开，说：“来，大家喝个痛快吧。”小伙子们接过碗，一阵猛饮，好象比喝蜜汁还舒畅。有个大个子翘了翘下巴，说：“天早逢雨淋，只有扁担书记才知道我们渴哪！”

“嘿，怎么不知道？工地上热火朝天，大家抢着合拢，嗓子都冒出烟来啦！”

“哈——”工地上一片欢笑声。

一工段排长沈四伯看着这活跃的局面，用手抚摸着金益群的桑木扁担，心里好一阵激动。这五尺来长、巴掌另阔的扁担，看看亮闪闪，摸摸滑溜溜，它挑过大寨田，给贫下中农送过马列、毛主席的书，还常为社员送茶担水……别看这小小扁担，它是我们小金联系群众的一座桥梁哩！还在小金刚来插队的辰光，就拜沈四伯为师，硬是从一个肩不能挑的学生娃，练成了一条响当当的“硬扁担”。后来小金当了大队党支部书

记，仍然把坚持参加劳动看作是向人民群众学习，刻苦改造世界观，在实践中取得指挥革命生产的主动权。十几年来，扁担一刻也没离开过小金。要不，它哪能这般滑溜溜、亮闪闪？

现在，小金从沈四伯手里接过扁担，笑着说：“来，给我装吧，这根扁担越重越得劲！”硬是把两只泥络装成了宝塔尖，他才动步。你看他，腿不软，身不晃，裤脚管甩得劈啪响。从取泥处到海堤足有两百公尺，小金把一担泥挑上海堤，宝塔尖陷了个窟窿，不成块的沙泥顺着泥络的缝隙漏跑了。显然，这是造成工程进展慢的一个原因。

小金一边劳动，一边了解工程进展情况，并对大伙说：“问题出在下面，根子却在上面，大家给我们指挥部说几条意见吧。”沈四伯正有满肚子话要说，经小金一提，忍不住一拍铁柄，说：“这个问题嘛，就在你们党委内部。老梁就是呆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多，计算呀、开会呀、汇报呀，忙昏了头。眼下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他也不和大家一起劳动商量，就是到了工地，也是喇叭往嘴上一套，哇喇哇喇地发号施令，‘总指挥’的派头倒不小哩！”

小金一听这话，感到沈四伯的意见提得多么中肯、击中要害啊！记得公社新党委成立那天，沈四伯代表贫下中农赠给他们每人一根扁担，勉励他们身不离劳动，心不离群众，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。每当想起这些，小金的心里总是热烘烘的，参加劳动的劲头就更足了。可是，现在有人扔掉了扁担，光拿着个喇叭，东转西转地喊叫。小金感到，自己作为公社党委的“班长”，也有责任啊。他深沉地说：“是呀，干部脱离劳动，脱离群众，就会变修。在这方面，欢迎大家向我们公社党委多轰几炮！”

休息的时候，小金从背包里拿出毛主席著作，把扁担往屁

股底下一垫，便组织大家一边学习一边讨论起来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发言十分热烈。有的说：“老梁劳动少了，官架子大了。”有的说：“领导如果不深入群众，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，指挥作战等于瞎子捉麻雀。”

正当大家议论得起劲的当儿，老梁手里捏着个喇叭，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指着横在面前的一堆泥，吼道：“睁开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”他想到昨天一工段任务没完成，今天又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发议论，便大动肝火，嚷道：“怎么，昨天批评你们不服气啦？”并且冲着沈四伯说：“昨天你带头分散劳动力，今天又在消极怠工，海堤完不成任务，你要负责任！”

顿时，金益群站起身，朝着梁克民说：“老梁，你的火气真不小啊！”

“呵，小金，你也在这里。”老梁露出了尴尬的神色说，“小金，你刚从五·七干校回来，该休息休息。嚯嚯，刚才真不知道你也在……”

小金说：“哈，老梁，要是我是一个社员，你也要把我训一顿的啰！”

一句话，堵得老梁半天才醒过神，强词夺理道：“牙膏不挤是不出来的，现在工程这么紧，不快马加鞭怎么行？”说着，他扳着指头，滔滔不绝地把情况倒了出来。

“工程大，任务重，时间紧，这是事实；但我们的眼睛必须向下，指挥部不能建在群众的头上，要建在群众的心上。这不是个简单的工作方法问题，而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哪！”

对于小金的话，老梁一句也听不进去。本来，老梁听小金要到工地上来，倒有三分高兴。小金原是全县咣咣响的支部书记，那个大队地处黄海边上，拦海造田有经验，这下可添了

个好帮手。想不到小金一来，连指挥部的门槛也没进，现在又当众将他的军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于是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不快马加鞭，工程怎么完成？我去拿一个东西给你看看就知道了。”说完，将喇叭往肩头一背，撒腿走开了。

小金望着老梁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引起阵阵不安。记得文化大革命中，小金和贫下中农一起批他的路线错误，轰他的官架子，使他猛醒过来，做了比较深刻的检查，被结合进公社党委，当了副书记。可是日子一久，“群众”这个词儿在老梁的心目中又淡薄下来。乍看，他有时好象也走出了办公室，在田头工地转悠，其实是换汤不换药，电话换成了喇叭，跟群众却仍然是不搭力不贴心。

收工后，小金把沈四伯的泥络担子往自己的扁担头上一扣，说：“走，咱爷儿俩随便聊聊。”

走进沈四伯家的场院，只见场头胡乱横着几根大腿粗的芦柴把子，不晓得派啥用场。一问，才知道沈四伯他们想采取“堤上用泥堤外取”的办法，加快工程速度。为了解决外滩泥土松软波动、不易行走的矛盾，才扎了这些芦柴把子用以铺路。可是，昨天老梁到工地上一见到那排突出的“柜台泥”，就大为恼火，站在海堤上，喇叭往嘴上一套，把沈四伯他们足足批评了十来分钟，说他们不务正业，拖了工程的后腿；沈四伯他们不得不把才扎了一半的芦柴把子放下来。就这样，“堤上用泥堤外取”的合理化建议，被梁克民的喇叭冲到黄海里去了。望着沈四伯气愤的神色，小金心里感慨万分：老梁呀老梁，那个小小的喇叭，已经象一座可怕的大山，把你和群众隔开了。他一把握住沈四伯的手说：“大伯，你这样的意见，早该直接向老梁提出来了。”

沈四伯说：“难得见老梁到工地上来，就是来了，见他那副

捏喇叭的神气，不知怎的，话到嘴边又咽回肚里去了——哪象和你边干边谈爽当啊！”

沈四伯的话象一根绷紧的琴弦，震得小金的心头铮铮作响。沈四伯是在代表贫下中农对党委提的希望，给党委敲的警钟呀！我们的权力是贫下中农给的，如果我们脱离劳动，脱离群众，将会和他们形成多么尖锐的对立啊！

这时，梁克民已经回到指挥部，他又写又算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好容易搞出了一份增加援兵的计划。按照这个计划，工地上得增加五百个强劳力，才可以按时竣工。老梁满意地看了看那份计划，觉得自己向县委写总结报告也顺当了许多，不由得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。忽然，广播喇叭里响起了女播音员清脆的声音，说今年的第十号台风已经快速向我沿海方向移动，预测明后天将影响本县，台风来时将有瓢泼大雨……听到这里，老梁放松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。他从圈椅里跳出来，望望窗外，见小金还没有回来，心里嘀咕开了。他想，作为领导，能够参加劳动是好的，不过更要紧的是遇事拿出办法来，现在即使来十个公社书记挑担，不增加援兵，也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。他感到暴风雨将会对工程进展带来严重威胁，得赶快把劳力集中起来，就捏着那份增加援兵的计划，推出一辆自行车，把那只喇叭往车龙头上一挂，叮叮咣咣地敲到了海堤下。

老梁到工地上，跨下自行车，只见人来担往，一时分辨不清小金在哪里，便取下车龙头上的喇叭，套在嘴上喊：“金益群同志——”有人说：“小金和沈四伯扎‘泥牛’去了。”

“泥牛？”老梁一时估摸不透小金要玩啥锦囊妙计，便骑上自行车，径直找到沈四伯家，却是铁将军把门。一问，才知道小金和沈四伯又到工地上去了。老梁想，小金的脚板头倒真快，老是和自己捉迷藏，要找他还真不容易哩！

前边是城东邮电所，老梁走进去，给工地上打了个电话，叫人把小金找来接电话。

小金听完老梁的打算后，说：“农村八月忙，割稻又蔌秧，季节不饶人啊！至于党委会，是要开的，但我不同意你的那份增加援兵的计划。”

老梁提高了嗓门：“金益群同志，我这样考虑，也是从工作出发，我相信我的意见是正确的。”

“请你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吧。”小金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还是到下面听听群众的反映吧！整天蹲在办公室里，耳聋眼瞎，是要走错路的！”

“你别吓人！”老梁一仰下巴，用不容置辩的口吻说，“我的计划也是从群众中来的，有事实作依据。”

话筒里传来了小金诚恳而严肃的声音，震得老梁的耳膜嗡嗡作响：“老梁呀，加减乘除不是我们计算群众力量的办法！凭你那几张工程进度统计表来定计划，是不切实际的。现在需要我们去第一线去，听听群众的呼声，用汗水洗刷唯心主义的污垢，冲掉我们身上的官气。”

“小金，海堤竣工火烧眉毛，我看现在不是教训人的时候吧！”老梁说着把电话“啪”地挂断了，气呼呼地走出了邮电所。

他在埋怨：小金哪小金，你不愿帮个手也罢，何必要做一棵挡道的刺槐呢？你自己捏着根扁担也罢，何必老要瞟着我呢？这么大的工地，就少我这个劳力？工程是分工我管的，管不好，我的脸面往哪放？为了抢在八月十八日前竣工，其它一切也就顾不得了。

于是，老梁车龙头一扭，急急忙忙地回公社召集援兵上工地。

当第十号强台风的消息传到长征公社时，社员们都立即

行动起来。他们接到金益群从工地上打回来的紧急电话，正在组织一切力量突击抢救。可是，关键时刻又杀出个程咬金，老梁一遍又一遍地在广播里发出“紧急通知”，要各队强劳力立即到公社集合。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顿时议论纷纷。只见老梁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喇叭往嘴上一套，作开了战前动员：“同志们，眼下台风、暴雨、大潮汛三个难兄难弟一齐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最最要紧的是上工地，抢在大潮汛到来之前叫海堤合拢，不让海龙王上岸做客，所以大家要横下一条心，上工地，去锁住海龙王的鼻子……”尽管老梁讲得很风趣，人们谁也没笑，仿佛有阵阵狂风暴雨从心坎上滚过，席卷着满田雪白的棉花，遍野金灿灿的稻谷……有人忍不住了：“梁克民，一下子要抽调这许多强劳力上工地，三秋工作要瘫痪了。”“是呀，丰产要丰收，可不能让到手的粮食被风雨糟塌啊！”还有人生气地说：“就不能想想别的法子，既不增加人，又能抢在大潮汛到来之前叫海堤合拢！”

听着这片乱糟糟的人声，老梁不耐烦地把喇叭在空中挥了挥，作了个静下来的手势，提高嗓门说：“说得轻巧，不增加一个劳力，海堤能自动合拢吗？要是让海龙王上了岸，一切都要泡汤！”

“走吧，走吧！”老梁手举喇叭，就要把群众往工地上拉。正在这时，一个身穿淡蓝色衬衫，脚蹬双耳麻草鞋的小伙子，手执一根亮闪闪的扁担，站在人们面前。大家抬头一看，都惊喜地叫出声来：“小金来了！”

原来，小金在工地上推广了一工段的先进经验，组织海堤合拢大会战后，心里惦记着堤内几万亩成熟的庄稼，便急着赶回来，不料刚走到这里，正巧碰上被老梁驱动着的队伍。

走在后面的老梁发现队伍还不动，又举起喇叭连连催促。

就这样，扁担和喇叭遥遥相对，在大路上“顶牛”了。

老梁提着喇叭从后面赶过来，他强捺住冒上来的火气，不客气地责问小金：“人家在火里，你却在水里……”说着掏出那份增加援兵的计划，往小金手里一塞，“你看。”他见小金光看不作声，又逼着小金表态：“怎么样？”

小金看着眼前这份计划，心里一丈浪一丈涛地翻腾开了。自从推广了一工段“堤上用泥堤外取”的方法后，工程进展显著加快了，完全有把握抢在大潮汛到来之前全线竣工。可是老梁却擅自调动了这许多民工，要是让他们上了工地，不仅要造成人力、物力上的巨大浪费，而且会给三秋战斗带来多大的损失啊！

迎着一双双期待的眼睛，小金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，暴风雨就要来了，大家立即回去坚守岗位，全力抢救！”

“什么？回去？”小金的话使老梁大为恼火，他感到小金处处和自己作难，不由得跳起来，“金益群同志，请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，在大潮汛到来的关键时刻，理应动员群众抢险合拢，而不是帮倒忙！”说到这里，他举起那只喇叭，理直气壮地宣布：“现在我以工地总指挥的名义，要你们立即上工地，不准回去！”

“不行！”小金的神色严峻起来，他指着动荡不定的人群说：“梁克民同志，你的行动是错误的，因为它不代表贫下中农的利益，不代表党的利益，所以我们有责任拒绝！请你想一想，当你订这份计划的时候，心里有没有群众？有没有田里几万亩成熟的庄稼？”

“海堤冲垮了，一切都完啦！眼下什么能比海堤合拢更要紧？”

梁克民的话象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河面，人群立即喧

哗起来，压倒了潮水的涛声。

“你干脆说，眼下有什么比我老梁主管的工作更要紧！”

“你整天拿着喇叭东跑西走，眼睛里哪有我们群众！”

然而，老梁却并不服气，说：“喇叭，喇叭，我拿喇叭东跑西走，也是为了工作；否则，要我这总指挥干啥？”

“老梁呀，干部斗在前、干在前，比什么喇叭都灵光。是把自己踞于群众之上，还是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，这是个路线问题。”小金放重了语调，“刘少奇诬蔑群众是阿斗，林彪胡说群众只知道油盐酱醋柴——这些反动的英雄史观对你的毒害很深呀！你看不到他们的力量，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革命精神，他们的主人翁态度。毛主席早就告诫过我们：‘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，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’，而你，恰恰把本末弄颠倒了。你的官架子摆得越大，群众越是不买你的帐，越不同你说知心话，你也就根本不可能从他们那儿取得指挥权，就说眼下……”

“眼下我这样做，也是为了海堤按时合拢，对人民负责！”老梁忍不住喊了起来，把“负责”两个字咬得很响。

“是的，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。”小金指着眼前的群众，把视线移向稻浪千重的田野，禁不住责问梁克民，“对于群众的合理化建议，你为什么充耳不闻？对那几万亩庄稼，你为什么视而不见？这难道能说是对人民负责吗？在‘保证海堤按时合拢’的口号下，你是否掺有其它私念？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老梁跳起来，“又要保住庄稼，又要海堤按时合拢，哪来的美事？总要有点损失嘛。再说，整天捏根扁担，就能解决问题啦？”

小金托着扁担，似乎要掂出它的份量：“老梁，你还记得贫下中农赠送扁担给我们时的情景吗？它寄托着贫下中农对我

们的希望，量得出我们和贫下中农的距离，是我们联系群众的一座桥梁啊！我们捏扁担，仅仅是为了多挑几担泥吗？不，我们是在填沟——填一条被资产阶级法权保护着的官民之间的沟呀！我们只有和群众汗往一块流，心往一块想，劲往一块使，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，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！”

老梁沉思起来……

小金又把今天参加劳动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受谈了出来，然后激动地提高了嗓门：“老梁啊，你我都是共产党员，人民的干部，应该襟怀坦白，全心全意地做社会主义的公仆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要经常和群众比一比：茧子有没有他们的厚，脉搏有没有合着他们的节拍跳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你敲的警钟，千万不能忘啊！”

在小金讲话的间歇里，人们也不断地向老梁进忠言。老梁好象又回到了九年前，心情变得沉重起来。

等人群走散以后，两个书记边走边谈，不觉来到了工地上。

这辰光，潮水开始退坡，沙滩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只见沈四伯他们肩扛一根根长龙似的芦柴把子，踏着浅浅的积水，在松软波动的海滩上一根接一根地铺展开去。随后，他们脚踩这些“泥牛”的脊背，不溜不滑，顺顺当当地走到了外滩，放下了担子；刹时间，锹光闪处，泥块跳动，到处是一片扑笃扑笃的装担声。

小金说：“老梁，这就叫‘堤上用泥堤外取’，运距只是原先的一半，提前两天竣工不成问题。当初沈四伯他们扎芦柴把子，就是为了加快工程进度。”

想起自己批评沈四伯他们的情景，老梁不安地说：“可是，沈四伯并没有向我提过这码事啊！”

望着老梁背着的那只喇叭，小金寓意深长地说：“光发号召不参战，光喊大干不流汗，群众就会把你当作‘官’，话到嘴边也会咽回肚里去。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会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去，被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，那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！”

老梁惊愕了……

小金扁担一挥，眼里闪耀出兴奋的光彩：“我们只有坚定地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，同群众打成一片，才能带领他们同心同德地大批资本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，奔向共产主义！”

海堤合拢的第二天，迟到的大潮汛象发怒的巨人，调动着它的千军万马，气势汹汹地朝海岸撞来，却被崔嵬矗立的海堤挡住了去路，不得不垂头丧气地败下降来。拦海造田工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长征公社又传来了丰收的喜讯。故事本来到这里可以结束了，但需要补充一点，从此以后老梁脚踏车龙头上挂着的那只喇叭不见了，后车架上多了根五尺来长的扁担。

店 堂 哨 兵

秦 苍 武

基本路线指方向，
商业职工意气扬，
誓把店堂作岗哨，
阶级斗争当闯将。

四句话引出一段商业职工以阶级斗争为纲，站好社会主义柜台，狠狠打击投机倒把、盗窃国家资财犯罪分子的故事。

一

西门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座落在西门镇的市梢。这里南临新浏塘，东靠汽车站，车来船往，营业繁忙。现在时近年终，更是忙上加忙。镇上的居民和上街的社员拎着篮子，背着竹筐，前来交售各种旧书破布，杂铜废铁，店堂里一老一小热情接待，认真过磅。

老的年纪五十开外，鬓发略带灰白。业务忙，他心头喜，尽管头上冒热气，嘴上一直笑咪咪。他是收购站老职工老唐。小的年纪不满二十，齐耳短发，英姿飒爽，名叫小芳，是刚刚分配来的学徒工。老唐、小芳，一搭一档，直忙到吃早饭，才略有空档。老唐高兴地 from 柜台里拿出一卷白纸，小芳摊开一看，是